

筆記小說叢書：清

許秋垞撰

聞見異

新文化書社



聞見異辭

清 海昌許秋垞撰述

塑神鎮鬼

江南寶蘇局後樓。有朱糊以鐵練懸梁間。相傳春秋時吳太宰嚭之女。至今越數千年。棺仍不朽。斯亦奇矣。陰雨之夕。每見樓窗雙開。有女子倚窗俯視。神情飛越。顧盼自如。甚至中房時時現形。習以爲常。一夕局內工人與梨園子弟賭膽。示以黑夜上樓。靜坐一宵。誓送青蚨三十貫。淨曰敢。卽於是夕扮作單刀赴宴模樣。一個赤面綠袍。一個黑臉持刀而立。候至三四更。西北角倏然走出一女郎。蹣跚步到二人前。有下拜之象。赤面淨示云。將來勿許再到此間。鬼領之而退。樓上因塑漢壽亭侯以鎮壓。從此歛迹不敢又在中樓梳裹矣。

不信梨園幻術多。竟將漏網補閻羅。烟花隊裏餘魑魅。願借神通去伏魔。

古盆

沈公義衣莊有銅盆二。作純青色。鄉人以爲瓦盆易碎。銅盆可久。遂出二千錢買之。適有販寶客物色之。易以白銀二千兩。渠又轉售於吳市得銀六千兩。據云春秋時之歃血盆也。

鬼護神呵幾歷年。得增聲價亦前緣。清風明月無今古。更有何人出一錢。

古印

余畫友胡春巢薄游經鄉村。見童子手一印市糖。胡借觀見有龜文。背鐫金絲。遂出三百青錢得之。後

至武原。攜以自隨。詣小虹橋古董店。主人見之。再三請曰。如肯割愛。願以八千文易之。胡欣然許諾。詢以何代物。據云漢時之關內侯印也。

陸離古色燦生光。漢帶秦璣費品量。莫道兒童不解事。銀青金紫本尋常。

龍圖斷獄

宋時有秀才張某。因赴試道經南山下。被強徒十數人攔阻。人并行李搶劫上山。其綠林魁本係英雄。因渠父被奸雄陷害。暫爲寇。自稱南山大王。見張狀貌英挺。欲招作東床。生不允。遂拘縛於後園樹旁。以待其意回時。會值北山大王招宴。其女聞而窺之。頗愜心意。謂看到蓮花。恰如郎貌。張思曼之風度。無多讓也。因遣婢贈玻璃盞淨瓶壺二寶。此壺撒酒於盞。即喧音樂笙歌。遂私放張去。又路經北山。亦被擒上山。適南山大王答宴。其女因步月到園。偷看張郎。私謂婢曰。鳳鞋雅襪。薛經幾次留痕。今北園暫仿西廂。儂雖非崔氏鶯鶯。汝何妨暫學紅娘。俾良宵明月下。不惹玉人花影之思也。亦贈珍珠塔一座。并訂終身。復選龍駒馬一匹。釋放騎去。將來英雄兒女相會。幾錯認白馬將軍在座也。一路逃回。投宿楊曉樓飯店。二更時。忽聞聲音嘹亮。節奏調和。因私覘之。只見毫光射目。恰從塔頂生。謀心頓起。佯勸香醪。酩酊大醉。夜分以繩套頸。立時謀害。埋於後園。楊以獻寶得官。人莫知覺。孰知千里馬望朔雲而蹀足。竟識長途。跑到包龍圖衙內。似有乞憐之狀。卽飭張龍趙虎尾馬到店。蹀蹀至埋屍處始停。二役取起屍首。回衙報命。比龍圖驗屍。面色如生。將溫涼帽瘡肉尺放在屍上。頃刻還陽。張據情直說。卽折柬招楊赴宴。龍圖陪坐。時密令張生擊鼓訴冤。收了狀紙。一鞫。卽除楊橡冠帶。先斬後奏。楊某官職。卽命張生瓜代。剖冤後指日加官。上山渠魁奉旨招降。并以二女配張。丈人峯早殷景仰也。想包公立朝剛毅。笑比黃河清。童穉婦女。亦知其名。京師爲之語曰。關節不到。有閻羅包老。鐵面鏡心。清正名聲。從此不朽千古矣。

一世情根兩世魔。愛河忽地泛風波。銷金帳裏橫陳夜。憶否前生有折磨。

墨雨

天仙府塑朱宏佑公像。曾傳神現和尚身。往各鄉募建。別郡信士。慨助白金。運木而來者亦夥。故廟貌巍峨。里人有九埭十三殿之稱。後屆大旱年。里民禱雨頗虔。宏佑公因上天取水。閭閻已扃。但見玉案設一大研。神人染指墨池。取水三彈。因下黑雨三日。禾苗之稿者得復蘇。廟宇條被火災。神即在雲中顯聖。似有烏龍舞空。頃刻珠點亂跳。火遂熄。僅剩三埭。雲中現形。人彷彿見之。至上天取水情形。此係里人夢應也。

我閱花溪志廟宇類。知人神化木之事。及閱災祥一編。亦云黑雨如墨。其卽此事亦可知。寸草曾形丈六身。一天花雨亦通神。從知點滴楊枝水。不但慈雲解謾人。

狐入皇宮

元季有宰相某。獨坐廳事。秉燭閱卷。漏三下。條有女郎至前。公正色叱云。何處妖魔。膽敢入署。女粲然答曰。儂實是狐。無害於公。意欲遍覽六宮。懇明公藏之袍袖。帶入金門。則感佩涯矣。何敢獻媚。公諾之。卽變作小貓入袖。同往至午朝門。袖中條輕。比宰臣朝回。渠已先在宅中。據云公將入門。瞥見有赤面綠袍神發一霹靂。幾至捐軀。故借土遁潛逃。越兩月。狐復來謁。仍帶入金門。回來不見此狐。至三日詣衙齋謝惠。見公曰。皇宮已遊遍矣。雖月殿瑤臺。不是過也。公詰曰。同一入門。何昔難而今易耶。狐曰。因百神出去參新主矣。宰相知時將鼎革。亟掛冠歸。一門卒免於兵燹。狐之力也。

椒房桂壁認重關。聽罷銅龍謁至尊。莫道側身無處是。須知袖裏有乾坤。

聚寶盆

明洪武時有沈萬三者。家有古盆。以金銀貯之。隨取隨盈。生生不已。錫以嘉名。卽所謂聚寶盆也。比

魏明帝時之嗽金鳥。飼以珍珠。飲以啞腦。吐金屑如粟者。不尤易耶。後因南京水城門下水怪爲祟。太祖命取寶盆鎮之。從此波浪不興矣。

聽說孤寒八百多。覆盆許否借摩挲。英雄不識金銀氣。却奈飢驅兩字何。

于少寶驅鬼

前明于忠肅公未遇時。性酷嗜賭。一夜五更時分。散局獨回。途遇二豎。負包傘疾行。于兩手持之不使脫。二豎苦求。于曰。汝何結伴夜行。答曰。我輩係喪門吊客二星。因某家上梁值我。是以前去。相持良久。俟時過乃逸之去。于覓至其家。問何人選日。答云西席。于因求見。詰以上梁吉時。須選紫薇黃道。君奈何不避凶星。答曰有文曲星可解。于由是發憤下帷。竟科甲聯登。官至少保云。

曾瞻廟貌聖湖濱。畫棟雕梁氣象新。太息兩朝冤少保。岳家父子是比鄰。

大頭鬼

于公爲諸生時。當八月中旬三更時。乘月如廁。寂寞無聊。口占詩一句云。三更半夜三更半。沈吟之際。歛見地下鑽起一鬼頭如拷拷大。答云。八月中秋八月中。于以手摩其頂云。小鬼好大膽。鬼答曰。相爺好大膽。夫巨武示形。大厲有夢。讀讀咄咄。古來不少神奇。特于公屢遇不驚。則說鬼直似東坡。而多膽不讓子龍矣。

秋宵風物太淒迷。信口詩成信手題。曾讀阮瞻無鬼論。不須鑄鼎與燃犀。

長人

查東山先生有族叔某。喜夜遊。其父母諭禁之。一夕讀書至夜半。意興寂寞。適二老已睡。於是趁月獨行。出門約里許。倏見長人近前約一丈五六尺。俯首問曰。刻下米價若何。渠因疾走歸家。從此不夜行。

矣。

炊罷黃梁事事灰。米珠薪桂尙疑猜。從知萬鬼秋墳唱。只望清明麥飯來。

食鰾生神力

硤石鎮民家有畜鰾鴨於河。每晚檢之。輒少其一。以爲乞兒偷匿。勿足怪也。後吳六奇至硤。聞而異之。隨羣鴨所之。至夕陽西下。瞥見水紋旋起一潭。鴨隨潭影而滅。次日吳以一繩繫鴨。影復滅。隨手收繩。釣起巨鰾一條。烹食之。遍體奇癢。令人以竹棒日擊百遍。血出方止。半月後頓生神力。能敵萬夫。後投軍得功。官至提督。此食鰾之驗也。

溪水芙蓉似畫圖。釣鰾竿欲拂珊瑚。將軍他日誇猿臂。猶憶當年棒喝無。

紅紗罩眼

漢陽熊公伯龍。順治己丑科榜眼。素有文名。典試浙江時。途遇一羽流。仙風道骨。所謂雙眸朗暢。四氣和平。長江月影。太華松聲。真有瀟灑出塵之概。倏以眼鏡相贈。頗明淨。熊欣然受納。用以閱文。此科題目吾十有五全章。主考意欲提重學字。內有諸生讀過吾十有五一節。竟直勦下文。略爲點題而已。熊大合意。拔置榜首。居然冠千佛名經。榜後道士復來。對熊曰。明公玉尺量才。鑒衡不爽。刻下目朕已無用。想可作合浦珠耳。公擲還。後覆看所中之文。大不快意。然悔之已無及。蓋文章自古無憑。不必詞題黃絹。不必詩籠碧紗。暗中若得朱衣點頭。雖主考素著文名。未有不紅紗罩眼也。

文章光燄燭天奇。卻笑看花宿霧披。我眼久將雲水洗。此生誓不受人欺。

獻魚賞金

年羹堯爲杭州城旦時。西湖漁夫日以鮮魚獻。每獻一尾。則賞金豆一顆。豈門號湧金。而得金若斯之

易耶。余嘗應試赴杭。憶夫柳鎖綠。桃浪泛紅。每動酒美魚肥之想。又際桂子香初。槐花黃後。復抱蓴羹鱸膾之思。因招二三同人。棹至五柳居前登樓小酌。不禁彈鋏興懷。魚味却是勝常。其價較他肆亦昂數倍。想聞當日獻魚得金之風。故生奢念。亦未可知。

西湖風物有餘清。魚膾喧傳五柳名。安得豪門知好客。一時供養到侯鯖。

桃花女鬪法

周某與桃花女得異人傳授。均有法術。有鄉人得罪於周。欲謀害此人。被自知不能挽回。因叩求術女。女曰。明日某山第七株竹內。有雄蜂飛出。變虎食人。汝明午切勿出門。應曰唯唯。周靜伺數日。不見鄉人。知術女道破。遂啣恨於心。即邀媒誑女。欲娶爲婦。女亦不却。比屆吉期。桃花女命老嫗四人穿紅衣。執箭并篩。兼藏寶鏡。以辟妖魔。否則周家門限。盡變飛蛇也。新婚之夕。周翁阿郎變蜂採花。以破此法。而新婦已張蛛網待之。蜂入洞房。竟被蛛絲所縛。周之技遂窮。異哉。有此夫婿。旣難比周郎之顧曲。復不同劉郎之尋春。呼姊差同桃葉。懸像勝換桃符。彼蜜官金翼使。觀此桃花人面。焉能不爲新婦束縛耶。近日迎娶。用綿杖梗以當箭篩子。內用小鏡以辟邪。殆本意歟。料得神通狡獪同。雄風翻不敵雌風。床頭莫道溫柔甚。怕有桃花坐命宮。

翠鳳

江西賈生名迎龍。丰姿秀雅。美如冠玉。因家貧未娶。常夜讀至三更。口占一聯云。吹管何時能叶鳳。添香良夜伴迎龍。如是者數月。時當七月初。忽窗外隱有人聲。側耳諦聽。但聞四句云。花中草人。未必能久。問君何名。宜勿開口。始也不解。旣而思之。已悟此意。蓋字謎云。七人頭上一根草係花字。草人不久祇存七字。又兼名字無口定是七夕。因於初七開戶候之。坐至夜半。果見一女郎入戶。紅袖綠衣丰姿娟秀。自云。奴係太虛仙子。小字翠鳳。蒙君夜夜吟鳳。特來伴讀。以破岑寂。賈生疑是仙姝。不

敢褻狎。翠鳳乃回眸含笑。假青盼以傳其情。生始曙之。就枕後香氣襲人。玉貌雪肌。膩滑瑩潔。魚水之歡。不可言狀。逾兩月杳然不至。賈伏枕沉思恍惚之際。又見綠衣女入門。笑謂生曰。妾係鳳仙花神。感君時時灌溉。後因天降甘露。得成人形。用報君惠。近被凌虛亭龍文君之聘迎。不能再曙情郎。迎龍曰。可挽回否。翠鳳曰。龍文君子乃龍竹成精。與妾同類。無術可脫。今特取二寶贈君。聊表寸心。見物如見奴也。醒來知是夢境。遂嘆曰。鳳兮鳳兮。使我不能息兮。天明起視。見几有圖畫一幅。遺墨珠一顆。展觀之。見有七絕題於上云。丹青下筆早傳神。誰識圖中活美人。若得呼卿三四次。今宵定與玉郎親。迎龍至夜半依詩虔誦。果見美人突至。鳳泊鸞飄。形容窈窕。自稱如意姝。次年賈生領鄉薦。連捷南宮。先是迎龍殿試策中。有乘乾御宇。象筮龍飛。治革明時。文占虎變等語。虎字誤寫作鳳。因此珠滅之。得無誤。獲第後。一夕復夢見翠鳳。云郎君功名已得。日後自有佳偶。圖畫明珠。恐爲造物所忌。非人間所能常玩。况君將位尊多金。安用此爲。妾從此永訣矣。雞鳴驚醒起來。遍尋二寶俱滅迹。後囑畫工繪鳳仙一枝於扇頭。因填如夢令以寫懷。詞曰。彼美恩情誠少。七夕予懷堪表。今夜憶花卿。惆悵芳魂杳渺。離了難了。一縷幽思香島。書於綉簾。祕不示人。一日追思舊夢。握扇臨風。用以自怡。有友突如其來。友細詢之。始陳顛末。故得其詳如此。

從來作歡喜佛在溫柔鄉。偶然一面之緣。每作三生之契。巧夕相逢。花真解語。良宵親曙。草擬合歡。鵲鴛獨來。行行且止。不必羨棠呼婢子。且無焦焦當美人。余觀聊齋志異。有荷花娘子。牡丹花神。玉體香肌。諸如此類。又何疑翠鳳乎。

花樣精神玉樣身。巧將詩句良姻締。風流若擬聊齋筆。青鳳而今有替人。

妖術

宋術士向在勞山學法。以賣卜惑人。某郡諸生因赴鄉試。詣肆求決科名。宋索重謝。生不允。宋遂資恨。迨夜。生坐燈前觀易。忽聞戶外風。旋舉帷而入。見一個鬼怪手持利刃。向生劈來。以易經擲下。鬼遂

仆地。拾起視之。乃紙人也。俄又一怪飛來。仍擲易立時墜下。至四更來一女怪。亦執白刃。生三次擲書。共拾起紙人三個。二男一女。從此絕跡。比明朝。街巷傳說術士家中一夜連死三人。係二子一女。相聞術士剪紙爲人。托兒女生魂以試法。紙人不返。則魂氣難歸。欲害人適以害己。可爲貪得味良者戒。區區小術。其可恃耶。

飛茵飛洞不分明。有客橋頭費品評。悟得文章關福命。升沉何事問君平。

二寸人

某士常坐庚申。其初兩月一舉。數年以後。夜夜箕踞靜坐。如老僧入定一般。二目時閉。萬慮俱寂。俾三彭氏不能整鬚天曹。功行既深。有二寸人從頂中出。門外之事不問自知。一夕壽數將盡。彼先知之。走出一小人。躲入三世佛耳中。見無常鬼來。彼即閉目。靜窺鬼去而目仍開。幾次免過。竟成地仙。

嘗聞出鼻瞳人。不及豆大。登几蠹怪。僅盈寸餘。凝眸皓齒。談道論經。且不滿二寸矣。眇眇小子。不與橘中弈叟並顯其奇耶。

蒲團一室任婆娑。不信人間歷劫多。奇語輒紅塵裏客。神仙富貴莫蹉跎。

大蚌

吏部橋向稱雷婆橋。晉禾城吳吏部遷居此地。橋因此名。下有一蚌約八尺長。時浮水面。謀利之徒。於夏天入水摸起。剖之得珠數升。最大不過如黃豆。其光閃爍。識者寶之。先是吏部少時。見漁人持二尺長蚌前來。異其大。出十四錢買之。放入水中。然此蚌撈起後。吳宅漸衰。雖係微物。亦關氣數也。聽說靈光孕水隈。盛衰今古有胚胎。名姝名宦高聲價。只換珍珠十斛來。

小猴

廣東產墨猴。長約三寸。愈少愈貴。購一頭須血十數金。平時藏入筆筒。至作字時跳出。抱墨盤旋。俟墨滿濃乃止。寫畢。以舌舐墨。硯田可終年不洗。出入自如。與銀管蒲盧呼吸若相應者。然此種猴不能多得。人有詩一首。前畫友自粵省回里。曾爲予誦之。詩曰。舐墨無須洗。猴吞不藉魚。藐茲三寸許。常在筆筒居。

鶴眼羊鬚僕撫摩。曾聞佳產嶺南多。書生應被山公笑。如此年華但墨磨。

陰差

商人某。歸途遇二役。途中苦寂。與談頗相得。及入旅舍。視役所需悉出已資供之。日晡呼渡。同舟。僮囑帳上名姓。與已相同。不覺愕然。私念李賀病作。卒見一人持一板。書若太古篆。曰天上白玉樓成。召君爲記。天上差樂。不苦也。頃之氣絕。我無乃類此。役見客沉吟不語。因云。我輩實是冥差。知足下壽數將終。但帳內數十名。須半月可捉完。時日先後。略可効力。君速回家料理後事可也。客聞之。不覺心灰。一路回來。卹中有夫婦大哭。詢其實情。據云債負二十金。無力歸償。將要賣妻。不忍分離。故作此態。商人傾囊。約二三十金。意謂人有飛蚊。同命鳥可不拆散。因儘數給付。抵家。照差言辦事。候至半月。歛見二差來。笑容可掬。轉弔爲賀。云冥王知汝近作善事。增壽兩紀。特來報喜。言畢。俄而滅迹。有此奇聞。則於點鬼簿上少一名。卽於搜神記中增一說也。

巫陽有詔玉樓宣。得幸餘生又幾年。畢竟彭殤無定例。長生仙籙要心田。

奇門

武原楊某。熟於奇門。一夕示家人曰。今夜門戶不須鎖閉。雖有偷兒。不能盜物。祇將板櫪八條橫在門口。明晨視之。果見一賊從櫪上行走不停。詰其故。據云我見牆門大開。因闖入門內。不料重山疊嶂。走了一夜不完。十分辛苦。今既中計。知網魚已獲。井蛙難逃。倘蒙恩開一綫。誓改正於將來。決不再

行干咎。遂釋之。以後楊家外戶不閉。賊竟不敢入。

洞開重門任所之。箇中消息有誰知。漢家丞相恢王業。想見祁山六出時。

虎銜稻

菩提寺前約數里。田中禾稻將登。虎來啣稻者再四。鸚鵡殘粒。竟爲虎口餘糧矣。村中小兒被傷於田間者。又數十人。鄉里患之。一日兩山旁見一大潭。有一虎墜於此谷。虎患遂滅。先是海上柴船。月光下。人見一獸跳入柴中。又云。有黃鬚人趁船前來傳聞不一。

餅餌香風繞四圍。不堪盤踞爪牙揮。惟他學得咆哮性。多少豪奴要假威。

梓里四異

余閱夢橡伯祖各編。異跡實繁。不勝枚舉。今特節錄數端。在天則有聲如磨。二十夜月圓如望日。在地則出白毛數尺。某墳三日內。出石笋丈餘。在人有一胎而產四女。孫龐各舉千斤。在物有剖瓜得髓。竹狗食人。天地人物。各顯其奇。統以四異括之。

瓜廬筆妙竟如仙。異蹟搜羅近百年。拈得退之山石句。數行已括二申編。

仙草

同里有董氏兄弟採薪爲業。每在石人灣憩息。一日兄至此處。倏而腹中大痛。倒於石邊。弟卽歸家喚嫂前來。痛哭不已。正倉皇間。見石上忽有一顆細草墜下。係金碧色。搗汁灌下。香氣芬敷。立時甦醒。力氣較前更大。後出外從軍。竟以武弁得官。人因悟食仙草之力也。

三生石上證靈根。覺得奇香便返魂。願借琪花瑤草力。勳名眞箇立乾坤。

煉丹

旗丹須兩人。一坐樹上。一坐爐邊督看。然非膽量絕大之人不能也。某甲慕神仙事。訪友半年。至某郡。遇一勇士。有數百人圍住爭鬪。聲色不驚。比衆人雲散。拱手告曰。足下真英雄也。某在深山煉丹。督看無人。如能同往。丹成後。願謝白金五百。渠一諾無辭。於是同赴山中督煉。示以切勿開口。夜分兩目甫閉。忽見一虎在前。舞爪張牙。渠若無視。踰時而去。俄夜又鬼恠紛紛形狀兇惡。怒目相視。不言如故。條又見絕色少女。笑臉相迎。百般媚惑。彼總不言。遂飄然匿迹。俄又雷聲猛烈。霹靂交加。金光射目。雷神青面烏形。將他提在空中。毫光萬道。恹恹迷離。彼仍不語。迨雲開聲絕。天色欲暝。俄見無常近前。長帽白衣。披髮吐舌。口中流血。執一牌書速拿二字。將魂靈勾去。泉路茫茫。勾到森羅殿上。見牛頭馬面環立兩旁。中坐黑臉閻王。展卷一閱。拍案大叱曰。汝在陽間以力欺人。被汝暗傷性命者不少。速喚藍面鬼卒。扛一鼎至。高約五六尺。用炭火燒紅。將他一擗。擗在鼎中。化作一片青煙。嗣後到轉輪殿上。但覺身體忽輕。豁目審顧。知已忽爲嬰兒。却是女身。前世事多記得。總不開聲啼哭。父母以啞故。不甚珍惜。一切衣食。照量給付。已而出嫁。郎君惑於迷龍。踰年後育一男。貌頗清秀。甫及三歲。妻子衣服典質殆盡。既又索妻衣。仍置不答。但見夫婿大怒。力提嬰兒向地擲下。至此情不自禁。一聲長嘆。恍此夢覺。開眼視之。仍坐在爐側。煉丹者告曰。汝若再耐一息。丹可立成。諸般惡狀。乃魔神纏擾耳。足下一嘆。尙未能斬斷情根。爐內之丹。已化爲青煙矣。吾於是益知煉丹之難成也。黃粱夢醒。丹藥煙消。若能斬絕情根。萬慮俱寂。終守括囊。將白日飛昇。已遍巖穴矣。煉丹一術。豈若是之易易哉。

擬將日月駐壺中。慧劍揮來萬慮空。祇有情苗剗又長。始知兒女不英雄。

城隍服飾

武原廟前張氏向開錢莊。一日失去錢券數紙。鋪中人互相誚讓。幾至冤誣。因詣廟各誓於神前。有四五人同宿廟中。以候速驗。至第三夜子分。紅燈將施。條見窗外一人行過。頭戴緯帽。比時業已立夏。

知神明亦隨時更換衣服。不必盡紗帽紅袍也。不數日。案果破。

勁裝古服煥規模。冠帶還隨物候殊。試問吾曹窮席帽。不知花樣入時無。

李氏佳話

江右李春湖少司空。前任浙江學政。其先世某公。因失館歸。肩負包傘。踽踽獨行。古人所吟床頭黃金盡。壯士無顏色。不免與張籍行路難之嘆矣。歸途遇相者諦視之曰。昔袁天罡相李嶠。則曰君夜中睡則氣從耳出。名龜息。必貴。我觀尊容。刻雖貧。不久可卜巨富。并有結婚之兆。可知李氏代有奇相。非貴則富。理有固然。李私念枝棲未穩。飯已生塵。焉能驟致陶朱之富耶。沉吟緩步。倏見樹林陰翳中。有尼寺在焉。甫過庵門。前樓適以盆水潑下。濕同杏霑衣。因步履踉蹌。四顧彷徨。默無一語。尼心抱不安。乃啓戶延入。徐問姓氏。知是萍踪無定。窮途欲哭之人。夕陽西匿。無處棲身。因留一宿。尼曰。我是金刀剪髮以來。禪心恪守。不畫蛾眉。然觀君氣度冲和。定可轉困爲亨。如蒙垂青。不屏諸三姑之例。以佛面相看。願贈白金二百。苟富貴毋相忘。李欣諾。抵家將優婆夷所贈之銀。販賣木棉。設肆未久。適有客載花千餘包售於李家。渠以乏本却之。客曰。俺係某姓某字。今朝不要現鈔。但須寫一約票。合銀若干。俟俺販貨回來。費票取銀可耳。嗣後李如數備齊。時候三年。不見客回。蓋客係綠林渠魁。業於他省破案處決。李持籌握算。不數載。致大富。乃納尼爲姬。以踐前約。後李氏布置一園亭。開上鐵網遍張。任數百鸚鵡翠羽。競飛來去自如。洵堪悅目。不徒調舌弄好音也。詩曰。求爾新特。又曰。誠不以富。亦祇以異。其殆李氏之謂與。

一角紅牆鎖夕陽。鉛華洗盡禮空王。如何識得英雄相。兜率天中有瑤卿。

山裂

乾隆壬午年七月十三亭午。俗俱循接亡例。以楮帛祭先。方青烟裊裊。紙灰飛揚時。忽然珠點亂跳。頃

刻奔洪。浸淫階除。而陂塘俱滿。村里驚惶。不知水自何來。尋退後覓至牛頭山。裂出一洞。其大如箕。鄉人傳說。十三已刻見是山先起一片黑雲。俄而密布。氤氳。瀑布橫流。雪浪頓飛千丈。蓋其由來漸矣。銀河倒挽水漫漫。好作廬山瀑布看。我有文章慣依樣。要從平地起波瀾。

王狀元詳夢

秀水商人某。之嗣。曾詣育嬰堂領一螟蛉。此子至中年。家頗贍。惟常以不知年庚爲憂。因祈夢於嘉興元妙觀後冷仙祠。卽洪武時協律都尉冷謙也。地頗幽寂。禱夢甚靈。夢仙子以一桃核。告之曰。爾須問同邑某殿撰。便能推詳。斯時汪公雲壑。名如洋。猶諸生也。適途遇此人索解。示云。桃係木兆。本在天干始甲。桃開時斗柄建辰。應三月。核亦係木字旁。拆開木字。是十八。定是甲辰三月十八亥時生。後汪公果於乾隆庚子科。魁天下。始悟子平之推不妄也。

別有神機暗裏知。于公祠與冷仙祠。分明參得苞符旨。不是癡人說夢時。

鬼搶饅頭

武原張氏有僕某。雙眸能視鬼物。同主人赴楊州任所。一夕隨署中人看盂蘭盆會。見衆鬼紛紛奪食。內一鬼。搶同伴手中饅頭。其人固不自知。僕云。師爺恐不久矣。蓋人視鬼。但見一團黑氣。故不分明。鬼視人。但見一片紅光。故不敢近。若搶手內食物。陽氣少而陰氣勝。因代爲慮之。越一月。某果棄世。漫說先生運已衰。此中奧旨悟輪迴。公門賓客知多少。半是前身做鬼來。

俠客

河南某縣。有五神爲祟民家。遇合盞之夕。每另有新郎入房。相沿已久。人莫能禁。有一俠客。神劍術。適赴戚友喜筵。倏見庭心內陡起旋風。知妖至。客手劍隱於屏後。見一物從簷端飛下。頓變人形。將入

門。飛劍斫去。有馬頭落地。俄又來一物。急斬之。是豕精。以後民家迎娶。怪物竟絕。

一弘秋水血模糊。畢竟英雄膽氣竈。那得徐夫人匕首。發硃先去試登徒。

紙枷禁蛙

武原有百可園。昔鄭端簡公少時。在園內讀書。每晨聞蛙聲。閣閣不停。鄭厭其喧。因戲剪紙枷。擲于空中。云枷以示禁。次晨果寂然無聲。公之師某。夜夢綠衣郎一羣。荷校跪求。懇轉乞鄭大人開釋。夢覺。起問公。告以夢兆。公云。弟子惡淫蛙之擾亂神明。想戲不爲虐。不料么麼變青衿小子。已於先生黑甜鄉中。作乞憐之狀。然枷雖可鬆。究不容在此園亂鳴也。於是蛙鼓不聞。鄭後官至尙書。夫以羣蛙之聒耳。樂之者以當兩部鼓吹。何耶。

蕉雨荷風處士廬。耳邊清籟樂何如。池塘鼓吹君休聽。只許鄰雞和讀書。

靈泉井

同里顧氏有一井。每值旱年。挈瓶者愈多。水仍不淺。里中賴以滋溉者不少。一夕有鄰童在井旁澆溺。泉竟涸。此家虔祀井前童子。水復盈。人故稱爲靈泉井也。

心如智井不生波。愧我才情窘若何。安得神靈呵護力。生花口吻似懸河。

焚冊獲報

福建林長君。在臬司署掌文書吏。曾有反寇滋事。平定後。有名冊一本。大半畏勢屈從。非真有叛逆心也。林膽冊時。不忍玉石俱焚。巧生一計。禱告天地神祇。放火延燒。以此滅迹。萬民之身家遂保。官廉得其情。心竊嘉之。竟以造冊神倦火被災具稿。亦不究。後某郡有曠室甚敝。因鬼怪白晝現形。人不敢居。林買之。價極廉。入宅第一夜。林見黑面人語云。小卒奉五路財神密旨。守此空宅久矣。公既至。行

交代稟辭。天井中青石板下。藏錙數缸。皆君家物也。君有大陰功。子孫科甲。當世世不斷。至今閩省有無林不開榜之謠。知天之報施善人固不爽爾。

雪盡沉窳察覆盆。祖龍一炬亦深恩。如何有客誇刀筆。絕不商量到子孫。

大蜈蚣

昔武原百可園某先生。于中秋夜飲過醉。至睡始睡。時約三更。醒聞窗外。有犬食睡餘聲不絕。因披襟視之。但見一條大蜈蚣。約八尺許。背如烏金色。足長如箸。行地上簌簌有聲。即掩窻而臥。詰旦觀睡處。滑于鏡面矣。張雲舫茂才爲予言此。

饑腸但藉睡餘充。土飯塵羹乞醉翁。有客慣將牙慧拾。合呼他作可憐蟲。

讀書驅鬼

前明祝槐門先生。名世喬。爲諸生時。嗜山居。嘗篝燈夜讀。月明星稀。四顧無人。童子垂頭而睡。蟲聲唧唧。若有咄咄聲迭相應者。諦聽之。但聞兩鬼私相語曰。若人真多事。頃何時而猶未睡耶。祝吟哦如故。鬼不禁唱聲云。越讀越不中。祝槐門其如命何。祝即應云。越不中越要讀。命其如祝槐門何。鬼竟逸去。夫作文有奪命之權。祝不畏鬼。而自能制鬼。如唐時錢君開曲終人不見。江上數峯青一聯。後作湘靈鼓瑟結句。竟中狀元。祝因鬼語所激。益自奮興。後成隆慶戊辰進士。

豁鬼揶揄亦忌才。豈知奮翮上強臺。果然努力穿桑祝。造化何曾不挽回。

絹人書畫

乾隆時。廣東洋商製人物一座。外以紫檀作匣。約七八尺。高大如轎。將銅鑰連旋十數轉。即有一絹人隱躍步出。如十二三童子模樣。人以通草爲面。綾羅爲袵裳。身穿珠衫。纍纍不下千萬。俄而移視磨墨